

走进秋天

◎黄官品

荷

蜜蜂飞走了
蝴蝶飞走了
红蜻蜓飞走了
白云飘散了
月亮也消失了
多少骚人墨客，多少经典名句
在如此干涸的荷塘上
剪裁了一幅幅清晰的图像
我来了，看见
一生站在泥潭中的荷
怎么都摆脱不了脚下的污泥
一节节白生生的莲藕
要长多少心眼
才能挡住周遭的污泥
才能在水面扶正自己的名声
满塘荷花，一个夏天的梦
遥控不了头顶的天空
秋后的日子，那些残酷描述的词句
支撑不了一个枯萎坍塌的身影

蒲公英

她看过的书，一遍遍读
她说过的话，一次次想起来
她走过的街巷，一次次往返其中
她流过的泪和开心的笑
累计一生的账
她煎熬的药，一滴不剩
喝了，连躬身屈膝
都浑然不觉，睡着了
呼吸声都那么诱惑迷人
源于她的，都是生命的花朵朵
把月亮珍藏在井底
依偎在井栏的光影
足够养活陡峭的日子
爱，一片不会漏沙的阳光
开在田野的蒲公英
连同枯萎在风中的身影
让昨夜的星空
拥有了闪烁的窒息声

听桂花落

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
坐在桂花树下，听桂花落的声音
不间断的沙沙落地声
枝叶间和树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似山谷撞钟的回音
咚——咚——

地面、草丛，从落了一层黄土块
块块似的褐色绒物中
捻一粒在掌心，似乎已没了呼吸
心痛，堵在胸口
一朵朵写进遗书
不忍卒读的字迹，还那么香

猛然抬头，凋零的花影
从枝叶间迎面砸来
针刺的痛，石落的重
无以言表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悲天悯地的霜，救不了一朵桂花
也抹不了一个人悲伤的情怀
抬头看天，低头走路
匆匆行人，一个个活着的影子
不觉身外的天，刮风下雨
甚至忽略了一棵桂花树的存在
从枝叶间，掉一地的小魂儿
没人来，认领

走亲戚

◎黄孝纪

亲戚之间，走着走着，就亲了；不走不走，也就渐渐疏远了。
旧时的故乡，是一个人情浓烈的社会。一些古老的节庆风俗，更是成了亲戚之间相互往来的纽带。从正月到腊月，走亲戚的习俗贯穿了一年的始终。在故乡，走亲戚俗称“走人家”，那是我童年记忆里倍感温馨的一段时光。

按血缘关系，亲戚分为己亲、旁亲：己亲有着直接血缘，诸如兄弟姐妹、舅甥关系；旁亲则血缘关系隔得远一些，甚至没有血缘。通常而言，走亲戚，多是己亲之间的相互往来。亲戚的多寡，则因家庭而异，父母双方兄弟姐妹多的，亲戚就多。

就我们家来说，那时的亲戚不多。我的祖父先后两娶，育有一女两男。父亲最小，与我伯父是同胞兄弟；另一个姑姑与他们同父异母，是我大奶奶生的。姑姑嫁在本乡的另一个村庄，可到我童年时代，她早已去世。她的儿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外甥，在我记忆中从未来我们家拜过年、走过亲戚，我也从未见过他们的面。偶尔父母说起他们的名字，我只当是天方夜谭；父母有时也会责骂一句：“这忘了眼的！（方言，意指寡情薄意，忘记了恩情）”虽说两个村庄相隔才五六里路，这门亲戚却早已名存实亡，断了。

外公也先后两娶，生下一女一男，即我的母亲和我的舅

舅方成。母亲和舅舅是隔母的姐弟，舅舅比我母亲要小十几岁。我亲外婆的娘家，也人丁单薄，只有两女，另一个是我母亲的一个孤儿作继子，就是仁保舅舅。如此，我家常年能走动的己亲也就两个地方：一是我母亲的娘家，再就是我满姨外婆家。

母亲的娘家在小车江村，距离我们村庄有十几里山路。往返的石板小路，要途经西冲、鬼塘、竹园、古楼下、社背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过几座凉亭。小车江村是一个青砖黑瓦的邓氏小村，村前稻田广阔，一条溪流从田野间穿过，村后则傍着一座小山。舅舅的家门口，就是进村的石板路。路边有几口小池塘，塘岸多树，其中一棵柚子树十分高大。这塘水不太深，塘里多田螺，我夏日间跟随母亲来舅舅家走亲戚时，常爱脱了衣裤下到池塘里摸田螺。

在村里，外公的家族共有堂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大外公住在村旁的老水井边，那里有几棵苍苍的柏树；二外公家与我舅舅家是隔壁；四外公家离得略微远一点。到我童年时，四个外公和几个大舅都不在人世了，有三个老外婆还健在，各家真正为主的，已是舅舅辈或表哥辈了。

旧时故乡一带的风俗，正

月拜年，是由男子带着子女去岳母家，这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走亲戚。在小车江村，舅舅家族向来都是联合待客的：各家的女婿都约定在同一天去拜年，这样好安排酒饭，聚着也热闹。有好些年，父亲去外婆家拜年总会带着我，我也就认识了更多的亲戚和客人。那时舅舅家族的客情好，拜年的两三天里，我们每天被各家轮流请去吃饭。席面通常要开两桌，父亲和男客们似乎整天就是喝酒，大家相互间劝酒劝菜，一面拉着家常，个个红光满面，气氛热烈。他们一餐酒席吃下来，往往要几个钟头，而刚吃罢酒饭，舅妈或表嫂们马上又擦了桌子，摆上满满的年货，泡了热茶，招呼众人吃茶。有时，半夜里还要被请去吃消夜，又是吃吃喝喝。我的记忆中，那几天真是一年中最饱的日子，小小的肚子里，装满了种种好菜好东西，整日都鼓胀鼓胀的。

那时候，因条件所限，我们拜年所带的礼物其实很简单，最体面时，也无非是给每户亲戚一颗片糖外加一颗冰糖。这也是故乡一带人家通行的做法。收获的尽是满满的盛情，真可谓礼轻情意重的最好注脚。

到小车江外婆家拜过年后，父亲又会带我们去满姨外婆家拜年。满姨外婆家在界牌村，隔着我们村有八九里路，只是山路更崎岖。那是一个邓氏大村，可

我们在这里却只有一家亲戚。亦因此，我们一般只在满姨外婆家住一晚，第二天就返回。

正月十五，是乡间接女子回娘家过节的日子。通常这天早上，舅舅就会来我们家接母亲。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然又跟随母亲去小车江走亲戚，再次住上几天，好吃好喝，玩得开心。

一年中，还有几个日子，也曾是故乡重要的节庆。农历二月初一，俗称“二月祈”，这天家家户户蒸碱水米粬喂食鸟儿，祈求丰收，人们也常常在这个节日迎接长辈亲戚来过节；四月八，是未成年孩子的节日，家家户户煮红蛋，而早几天，亲戚之间往往就会给对方的孩子送去成双的鸡蛋或鸭蛋，是为“送节”；此外，五月初五，八月中旬，九月重阳，腊月小年前后送年菜，亲戚之间也常往来走动，亲情浓浓。

童年时代，通往小车江和界牌的两条长长山路，我跟随父母，伴着姐姐，也不知走过了多少回。无论寒暑，每次走出家门，踏上去舅舅家或满姨外婆家的路，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目标就在前方，我兴奋地走着，每过了一个村庄，一架石桥，一座凉亭，每穿越了一片田野，翻过一座山岭，目标就更近了。当那熟悉的村落出现在眼前，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激动，走累的脚步又变得轻快起来。

考验

◎刘平

昨晚一夜狂风暴雨，村党支部书记劳明贵整宿没合眼。风太狂，雨太猛，他担心村东胡老汉家那三间老房子撑不住。

天亮了，雨停风歇。一大早，劳明贵顾不上吃早饭就往胡老汉家赶。沿途都是昨夜被暴风雨摧残的景象：路边野草被暴雨打得趴在地上，路两边地里一些庄稼倒伏了，一片一片的。沟渠里水发混、发黄，水面比平常高了半尺。

劳明贵一路疾走，一边掏出手机给胡老汉打电话，想了解情况，可电话通了没人接。劳明贵心里“咯噔”一下，想胡老汉老两口该不会出啥事了。他小跑起来，冷风扑在脸上。路滑，有几次他差点摔倒。拐过麻柳林，他终于看见胡老汉家那三间老房子还好好地立着，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到了胡老汉家，劳明贵发现老两口正在小院子前面一块地里扶倒伏的玉米苗。

劳明贵问：“胡大爷！昨晚那么大的风雨，你们没啥事吧？”

胡老汉直起身，看着劳明贵说：“没事。”顿了一下又说：“老书记！这么早，有啥事啊？”

劳明贵说：“担心您家老房子撑不住，来看看。”

胡老汉说：“昨夜一直‘吱吱嘎嘎’响，我们也以为要垮了，心里怕得要死，可没想到它撑住了。”

劳明贵说：“刚才给您打电话，您没接，我还担心你们出啥事了。”

胡老汉说：“手机放屋里了，没听见。”

劳明贵说：“没事我就放心了。”

胡老汉说：“昨晚确实吓人。”胡老汉告诉劳明贵，儿子媳妇去南方打工挣了钱，今年就回来建新房子。劳明贵笑着说：“您这老房子确实不能再住了。”

接着，劳明贵就围着胡老汉家老房子转了一圈，发现没啥大问题，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是村民打来的：“老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劳明贵心里一紧，说：“出啥事了？别急，慢慢说。”

村民说：“老书记！‘便民桥’垮了。”

劳明贵身子一颤：“你说啥？‘便民桥’垮了？”

村民说：“垮了。您快来看看。”

劳明贵飞快赶往桥头，只

见桥头已经聚了不少人。看见劳明贵，大家让出一条道。劳明贵走到岸边一看，桥主体歪倒在河水里。昨晚的雨虽然很猛，但天亮就停了，河水也还没有涨到警戒线，刚建三年的“便民桥”咋就没经受住昨晚暴风雨的考验呢？

劳明贵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所有人都把满是问号的目光投向劳明贵。

劳明贵脸色铁青，蹲下身子，抓起一块混凝土块，用力一捏就碎了。

“豆腐渣工程。”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肯定有问题。”有人附和。接着就是议论纷纷。

劳明贵的目光落在歪倒在河里的桥上，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劳明贵突然说了一句话：“大家放心吧！这事我一定给村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三年前，“便民桥”建设公开招标，中标的是“大林建

设”有限公司。劳明贵马上去城里找到公司法定代表人，用命令的语气说：“自己去向有关部门说清楚。监理、验收，都跑不了。”

三个月后，处理结果出来了：责令赔偿、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相关人员被拘留。“便民桥”又重新开工建设。

劳明贵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工地。原“大林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普通工人身份每天在工地卖力干活，不要一分钱报酬，说是赎罪。

他是劳明贵的儿子。